

# 论日本近年来的汉籍出版与研究

娄明辉

辽宁省图书馆 沈阳 110015

〔摘要〕在对汉籍的定义进行考察,并扼要介绍日本汉籍度藏机构的基础上,重点从6个方面论述近年来日本汉籍出版与研究的情况:数量众多的汉籍目录索引和解题的出版;对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的译介;汉籍整理的专题化和细化;珍稀善本的影印;图录的出版;汉籍书店的发达。最后指出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汉籍 目录 解题 出版研究

〔分类号〕G255.1

## Publication and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Books in Japan in Recent Years

Lou Minghui

Liaoning Provincial Library, Shenyang 110015

〔Abstract〕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definition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ollection places in Japa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ublication and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books in Japan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the public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catalog index and problem solving publication, translating Chinese scholar's academic achievement, reorganizing topic and refinement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photographic printing and record publication of precious rare books, the development of bookstores. Finally it points out enlightenments for the domestic correlation researches.

〔Keywords〕ancient Chinese books catalog problem solving publication research

约在公元四世纪后半期,中国文献典籍通过诸种途径开始传入日本<sup>[1]</sup>,无论就其时间、规模与影响来看,均可称人类文明史所绝无仅有。中国典籍藉传抄、刊印等形式在日本获得迅速传播,由此而产生了数量煌煌的汉籍,作为人类重要的文化财富,分藏于日本各公私机构中。

## 1 日本汉籍出版史的简单考察

### 1.1 汉籍的定义

汉籍,从广义上来说即是以古汉文撰写的书籍。存在于域外者,称为域外汉籍。如《东亚汉籍研究论集》中谓“存在于中国之外或域外人士用汉文(主要是古汉文)撰写的各类典籍”<sup>[2]</sup>。其中包括域外人士用汉文书写的典籍(也称为“准汉籍”)、中国汉文典籍的域外刊本和抄本(也称为“和刻本汉籍”)和流失于域外的中国汉文古籍。

而日本学者则认为只有流失于域外的中国汉文古籍才叫“汉籍”<sup>[3]</sup>。还有认为清朝以前中国人以汉字所著的书籍为汉籍。在广义上来说也包括近现代活

字本和影印本<sup>[4]</sup>。

同时,有日本学者也认为汉籍“不应该停留在‘汉字文献’这一狭隘的历史概念之内,应当以一种更开阔的视野,认识到其与日语、即‘和文’语言史亦有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sup>[5]</sup>。

可见,对于汉籍的定义尚有争论之处。本文以《东亚汉籍研究论集》中的定义对近年来日本的汉籍出版与研究略加考察。

### 1.2 汉籍的度藏机构

严绍璁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据称收录汉籍达10 400余种<sup>[6]</sup>。这些汉籍主要收藏在日本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和科研机构,当然也包括一些寺庙与个人私藏。如宫内厅书陵部(又称图书寮),作为皇家的“御藏”,以收藏珍本秘籍闻名。此外,著名的汉籍收藏机构有内阁文库、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尊经阁文库、金泽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杏雨书屋等。收藏于宫内厅书陵部、内阁文库等52所官私文库中的宋元版书即达722部<sup>[7]</sup>。

### 1.3 汉籍的出版与研究

日本的汉籍刊刻约始于公元八世纪<sup>[8]</sup>。仅江戸时期的昌平坂学问所,在 70 年间共出版了汉籍 197 部,1 097 卷册<sup>[9]</sup>。而明治时期的汉籍出版被认为是最盛期,质量也最高<sup>[10]</sup>。

藤原佐世撰写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日本最早的汉籍书目。长泽规矩也的《日本书目大成》收历代书目 39 种<sup>[11]</sup>。而《日本における汉籍の搜集汉籍关系目录集成》中所收录的日本人所编之汉籍藏书目录共 2 600 种,数量之多,令人惊叹<sup>[12]</sup>。

汉籍版本目录学研究出现了一大批学者,著名者如森立之、岛田翰和长泽规矩也等。日本各主要大学都设有汉籍的研究所,著名者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早稻田大学中国古籍文化研究所等。此外,日本还成立有专门的汉籍研究会,定期开设讲座,发表成果,交流心得。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汉字情报研究中心,每年 10 月和 11 月进行汉籍初级班和中级班的培训,主要包括汉籍目录、数字化下的汉籍整理及汉籍数据库等<sup>[13]</sup>。该研究所还附设有全国汉籍データベース协议会(全国汉籍数据协议会),建有“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此外,一些著名学者如高田时雄、松原孝俊等都设有自己的研究室,发布包括汉籍在内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说,日本的当代汉籍研究继承了以往学者重视文献资料和实证的传统,在汉籍数字化的背景下,使汉籍的研究获得了更广阔的空间。

## 2 日本近年来的汉籍出版与研究

近年来,无论是汉籍目录的揭示还是汉籍的整理,都显示了日本对于汉籍研究的深入趋势。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日本关于汉籍研究的论文近 600 篇,而获得“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的汉籍研究项目则在 300 种以上。

### 2.1 汉籍目录索引与解题

如上所述,日本出版了浩繁的汉籍目录。仅近代以来,就不下 110 余种<sup>[14]</sup>。实际上,“日本所藏中国古籍数据库”的建设,即赖于各公共和大学图书馆汉籍目录的编纂。乾嘉学者认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sup>[15]</sup>。近年来,日本对重要的汉籍目录几乎都进行了增补重刊。如《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刊于 1932 年(昭和 7 年),1998 年进行重印;《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初版于 1977 年(昭和 52 年),2006 年出版了增补补正版。《东洋文库

所藏汉籍分类目录》于 1978 年出版了经部部分,史部则在 1986 年(昭和 61 年)出版,至 1993 年(平成 5 年)则出齐了经史子集四部。《国立国会图书馆汉籍目录》初版于 1987 年,1995 年则出版了目录和索引。

此外,1990 年以后各大学图书馆以及各文库也竭力编纂自己的汉籍目录。大学方面如东北大学、早稻田大学、龙谷大学、九州大学等;文库方面则有成笈堂文库、斯波文库、小川环树文库、夕岚草堂文库等目录问世<sup>[14]</sup>。

目录的再版,并不是对以往成果的简单复制,而是在文献内容上有所增补,在馆藏揭示上更加全面,在使用上也更便利。

编制目录与索引并重、对重要的汉籍逐一编制索引,已成为日本汉籍研究的一大特色<sup>[16]</sup>。如《魏书语汇索引》,将《魏书》中的人名、地名、王朝名、民族名、书名、官职、器物名等都作有索引。虽然网络上很容易查到二十四史的全文检索,但这样精细的工作仍令人钦佩。类似的还有《续资治通鉴长编语汇索引》、《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语汇索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人名索引》、《石山寺藏本大唐西域记语汇索引》等。

解题方面,如桂五十郎(桂湖村)的《汉籍解题》1905 年(明治 38 年)初版,1974 年(昭和 49 年)再版,2005 年明治书院重新出版。长泽规矩也的《汉籍解题》,作为《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的一部分,也几次再版。解题能反映出著者对文献的洞察力、学术思想、见解和水平,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sup>[17]</sup>。

### 2.2 中国著作的翻译

日本民族善于将外来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进行引进、消化与吸收,进而改造进本国文化之中<sup>[18]</sup>。中国国内古籍界的出版动态与最新学术成果都被迅速地介绍到日本国内。如魏隐儒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被日译为《汉籍版本のてびき》,由日本东方书店出版;陈国庆的《古籍版本浅说》,被日译为《汉籍版本入门》出版;钱存训的名作《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被译为《中国の纸と印刷の文化史》于 2007 年出版;又如《贩书偶记》,由东洋文化研究所重新编制索引,作为《东洋学文献センター丛刊别辑》出版。可见日本学者在借鉴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融进了自己的智慧与心得。

### 2.3 汉籍的专题性研究

山根幸夫的《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收录日本主要 10 余图书馆、研究机构所藏明代方志 560 余种。《东方学资料丛刊》,至 2008 年为止,出版了《法

显传索引》、《宋会要辑稿编年索引》、《元史百官志索引》、《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补编》等16种资料汇编。对于汉籍研究,便利甚大。

又如,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术数类汉籍的文献学考察<sup>[19]</sup>及以元代王祯《农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技术书”研究<sup>[20]</sup>,均凸显了日本在汉籍专题研究方面的深入与细化。

此外,日本学者也展开了对日本国内外现存汉籍的调查工作。如以佐藤道生为代表所进行的“日本国外に现存する日本汉籍の综合的研究”课题<sup>[21]</sup>。对中国各图书馆所藏汉籍的研究成果则有《中国所在馆别和刻本汉籍目录》等<sup>[22]</sup>。

#### 2.4 汉籍的影印

日本影印的汉籍,大多被列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其中许多版本为国内所罕见。如《京都大学汉籍善本丛书》收书10种,其中如明富春堂刊本《赵氏孤儿记》等,为《古本戏曲丛刊》所未收;《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收书20种,多为罕见珍本;长泽规矩也所编纂的《和刻本明清资料集》、《和刻本汉籍随笔集》、《和刻本诸子大成》、《和刻本类书集成》等共15部丛书,内容涵盖甚广<sup>[23]</sup>。思文阁出版的《古典研究会丛书汉籍之部》,收录了静嘉堂文库、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宫内厅书陵部、穗久逸文库等的珍稀汉籍,其中许多属于国宝级。如《史记》宋黄善夫家塾刊本,国内仅国家图书馆存六十九卷、上海图书馆残存卷八一卷<sup>[24]</sup>,而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所存则为完帙<sup>①</sup>。该馆所藏《后汉书》,为刘元起对黄善夫刻本的修本。《后汉书》的黄善夫刻本,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则仅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因此,刘元起家塾刻本也弥足珍贵,被列为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

在技术层面上,则刻意追求古书的原貌。如《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的影印,不仅装帧讲究,纸质优良,清晰可读的程度也远胜于原本<sup>[25]</sup>。又如大东急纪念文库所藏《芥子园画传》,以原版尺寸影印、高精细制版,力图实现原本的忠实再现。

概言之,日本的汉籍影印,兼具“底本精善、影印美观、解题专业”的特点<sup>[26]</sup>。

#### 2.5 汉籍图录的出版

书影是鉴定古籍版本的重要辅助,“可使见者如遭真本面目”<sup>[27]</sup>,同时也利于古籍的保护与广泛传播。

日本在此方面也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资料。如

《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收录宋元版书253部;《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贵重书搜选》收录134部贵重书的图版;《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古活字版图录》收录了200部活字版的书影。这些图录的一大特点是附有详尽的解题,在使用上极为方便。

#### 2.6 书店与汉籍出版

日本有较发达的书店业,可以方便地进行网络目录查询。许多书店以经营汉籍整理和研究的学术著作作为自己的特色。如岩波书店、汲古书院、八木书店等;而内山书店、琳琅阁、书虫等,则以经营中国汉籍研究的最新著作知名。此外,日本还建立有全国性质的古书联盟“日本の古本屋”,所属旧书店2200多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汉籍研究与出版的不断深入,是古书店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古书店的发达也促进了汉籍研究的持续发展。

### 3 启示与建议

日本被认为是目前海外收藏中国古籍数量最多、珍贵程度最高的国家<sup>[28]</sup>。中国古籍流传于日本者,有不少国内已失藏,甚而成为孤本,赖其以出版并为国内学者所知,并被应用到古籍的校勘、辑佚之中。

总体而言,日本对中国学术的关注可说是细致入微,而国内对日本的学术动态把握则明显不足。如国内出版的《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仅收录书目8种,众多的汉籍目录由于种种原因被遗漏;一些重要的著作未能及时地予以译介。如川濑一马的《增补古活字版之研究》,是研究活字印刷的重要著作,但出版几十年后在国内仍难寻见。正如早些年唐弢所说“日本朋友在资料方面作出的周到、缜密、细致、全面的业绩,值得我们认真学习”<sup>[29]</sup>。

近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等开始将各自馆藏的珍稀善本予以影印出版;《中华再造善本》,以“继绝存真,传本扬学”为宗旨,仅一期集部宋版书就收录了164种<sup>[30]</sup>。

同时,国内外学界、出版界的合作日益增多。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除定期出版相关研究成果,还召开过数次中国域外汉籍的国际学术会议;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集合了王勇、王宝平等知名教授,开办的日本文化研究网成为相关研究较有影响力的网

① 关于《史记》黄善夫三家注本在日本的流传情况,可参考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39-243。



站。此外,线装书局出版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成为国内外汉籍出版协作的典范。同时海外汉籍回流近年规模呈增大趋势,为这种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sup>[31]</sup>。

笔者认为,今后应展开对域外汉籍数量的调查工作。虽然,大陆已然出版了《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台湾地区出版了《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及补遗,但对于域外的汉籍数量的调查与书目的编制,仍未统一进行。而对于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典籍文本的调查研究是必须的工作<sup>[32]</sup>。此外,应加大对域外汉籍研究成果的推介、翻译工作,使更多的国内学者及时了解相关研究动态;加大国内外学界(包括图书馆界)相关的学术交流,在相关领域开展协作。

有学者指出,对日藏汉籍之极珍贵者,可以仿照中华再造善本模式,通过仿真影印等手段,为学界提供宝贵的文献资料<sup>[33]</sup>。古籍普查工作的其中一项是“开展海外中文古籍普查寻访、登记;推动海外古籍以数字化、回购等多种形式回归”<sup>[34]</sup>。可以肯定的是,古籍普查工作的开展,必然为域外汉籍的出版研究提供新的发展契机。

#### 参考文献:

- [1] 严绍璁. 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6.
- [2] 张伯伟. 东亚汉籍研究论集. 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07:ii.
- [3] 朴贞淑. 关于中国“域外汉籍”定义之我见. 长春大学学报, 2008, 18(4):56-58.
- [4] 竹村则行. 九大所藏汉籍的特征と保存. 整理の問題. [2010-12-29]. [https://qir.kyushu-u.ac.jp/dspace/bitstream/2324/16266/1/kicho\\_28\\_20100129.pdf](https://qir.kyushu-u.ac.jp/dspace/bitstream/2324/16266/1/kicho_28_20100129.pdf).
- [5] 静永健. 东アジア共有文化としての汉籍. 文学研究, 2010(107):17-31.
- [6] 崔文印. 根深实遂,膏沃光晔——读严绍璁教授日藏汉籍善本书录. 北京大学学报, 2007, 44(5):153-155.
- [7] 张惠宝, 李国庆. 中国图书馆所藏和刻本汉籍及其文献价值.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1999(2):45-47.
- [8] 严绍璁, 刘渤. 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414.
- [9] 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中日文化论丛 1996.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7:227.
- [10] 铃木贞美. 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67.
- [11] 汲古书院图书搜索. [2010-12-31]. <http://www.kyuko.asia/book/b9154.html>.

- [12] 罗志欢. 日本汉籍目录知见录. 中国典籍与文化, 1993(1):121-127.
- [13] 京都大学汉籍担当职员讲习会. [2010-12-31]. <http://www.kita.zinbun.kyoto-u.ac.jp/index.php?%E6%BC%A2%E7%B1%8D%E6%8B%85%E5%BD%93%E8%81%B7%E5%93%A1%E8%AC%9B%E7%BF%92%E4%BC%9A>.
- [14] 高田时雄. 近代日本之汉籍收藏与编目//2004 年古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 2004:1-26.
- [15] 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1.
- [16] 李国新. 近二三十年日本中国古典目录学研究状况述评. 图书馆学刊, 1983(4):53-57.
- [17] 陈东辉. 长泽规矩也支那书籍解题·书目志之部评鹭//天一阁博物馆. 天一阁文丛第 6 辑.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8:87.
- [18] 胡孟圣. 日本文化古今谈. 大连:大连出版社, 2003:134.
- [19] 三浦国雄. 术数书的基础的文献学的研究. [2010-12-30]. <http://kaken.nii.ac.jp/ja/p/21520050/2010/2/ja>.
- [20] 田中淡. 中国古代技术书的研究:王祯农书を中心として. [2010-12-30]. <http://kaken.nii.ac.jp/ja/p/18300300/2008/4/ja>.
- [21] 佐藤道生. 日本国外に现存する日本汉籍の総合的研究. [2010-12-30]. <http://kaken.nii.ac.jp/ja/p/20320040>.
- [22] 沈乃文. 传薪集:祝贺吴慰慈教授七十华诞文集.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402.
- [23] 陈东辉. 长泽规矩也支那书籍解题·书目志之部评鹭//王勇. 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第 1 辑.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61.
- [24]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13.
- [25] 王水照. 鳞爪文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413.
- [26] 金程宇. 近十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述评. 南京大学学报, 2010(3):111-124.
- [27] 王世伟. 历史文献论丛.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180.
- [28] 潘国彦. 中国出版年鉴 2003. 北京:中国出版年鉴社, 2003:414.
- [29] 唐弢. 唐弢近作.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200.
- [30] 朱迎平. 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283.
- [31] 刘扬忠.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5:542.
- [32] 王勇. 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第 1 辑.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33.
- [33] 潘德利, 金咏梅. 流寓日本之中国珍善本古籍述状. 图书馆论坛, 2004, 24(6):282-285.
- [34] 周玮. 2010 年我国将采取多种形式启动海外古籍回归工程. [2010-12-31]. [http://www.gov.cn/jrzq/2010-02/01/content\\_1525305.htm](http://www.gov.cn/jrzq/2010-02/01/content_1525305.htm).

〔作者简介〕 姜明辉,男,1979 年生,馆员,发表论文 2 篇。